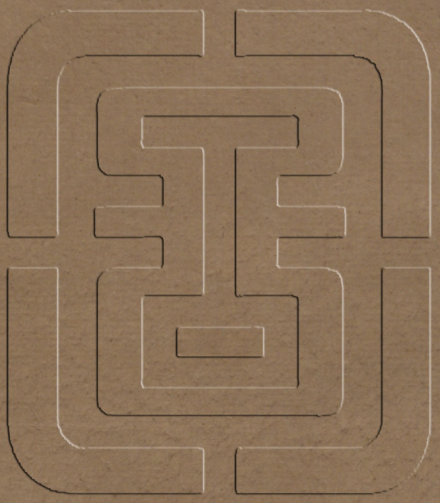




1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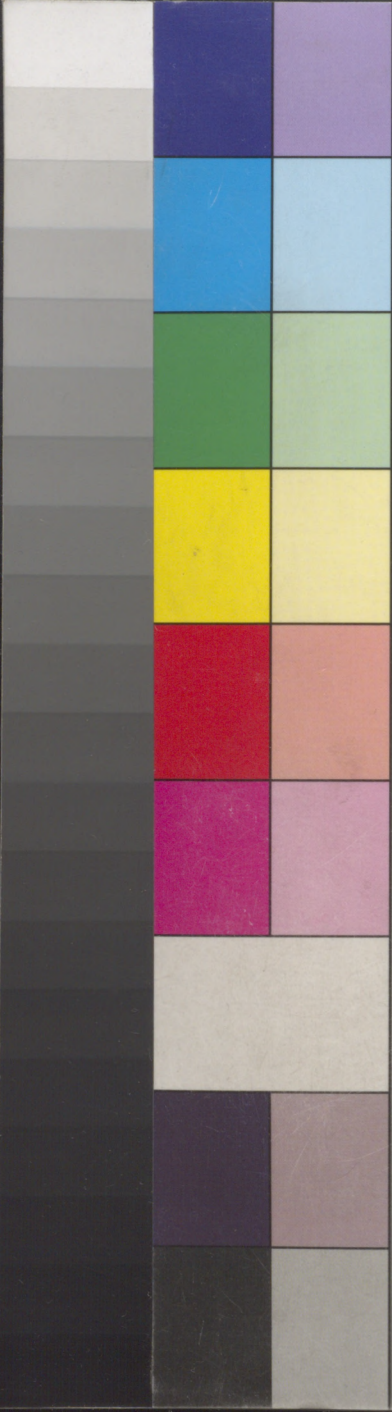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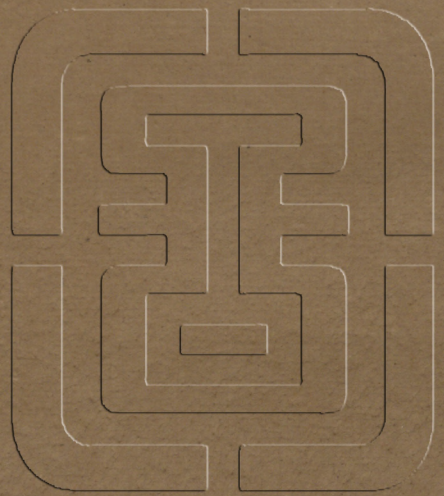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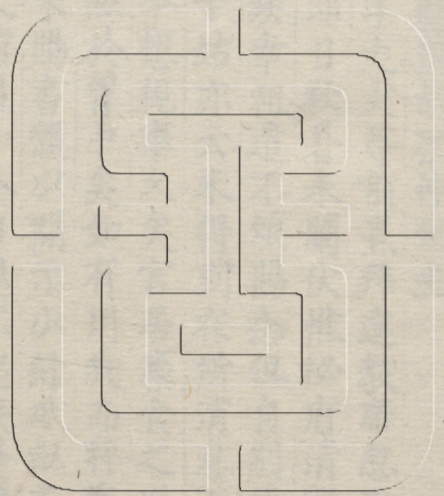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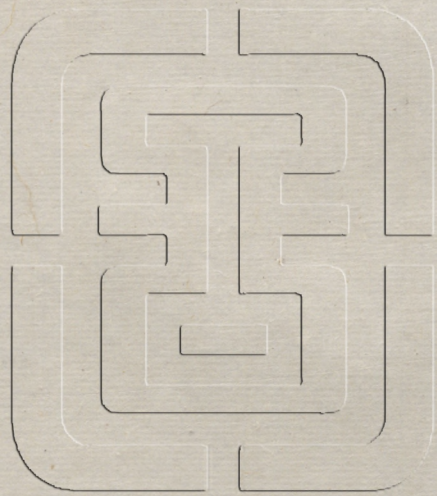
一七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書問答論事

與籍溪胡原仲先生

熹拜覆正字丈文尊前熹拜違教席忽已月餘瞻慕之誠
食息不置即日秋暑未闌伏惟秘府清暇尊候動止萬福
熹侍親養疾幸粗遣不煩賜念但自別後殊不聞動靜今
日拜省二十姑亦云未得到在所消息不勝懸想耳計程
月初可到今想視事又矣官居廩食之况不敢問物情時
變必已了然於胷中矣如有用我而將奚先此則區區所
欲聞也因來賜書願以開示少紓耿耿之憂幸甚幸甚吾
道不幸范丈前月十八日遂不起疾憂時深切信道篤誠
世豈復有斯人哉前此往哭其殯視其家生理蕭然未知

所稅衆議葬於渭曲從其卜居之志甚善但聞其家欲居
泰寧似非良計然伯修樂之人不得而間也熹初與元履
諸人議以爲居建陽一則便於墳墓二則便於講學三則
便於生事言之甚詳未有見從之意竊惟范文平日常誨
之誼未敢默然故改復言於左右伏想一慟之餘亦當念
之至此因書一提其耳或能改轍東來則甚善也八哥此
月亦物故其重不幸如此可傷伯達令姪自崇安徑趨邵
武聞留止數日想今已行矣不得一見甚以爲恨共父數
相見否迎侍乍到不知爲况又如何旬父後月初可歸到
尚留邵武旦夕亦當歸也山中絕無事早秬收熟斗
穀售十五錢小民無他恙幸可寧息謾恐欲知之熹衰疾
幸不作氣體似亦差勝向欲得真齊州半夏合固真丹不

知郡下有之否如可尋訪乞爲置得一二兩便中寄示幸
甚蓋病雖小愈不得不過爲隄防也伯誠仙尉尊兄想非
晚可歸矣不敢別狀天氣向涼伏乞順時保重行奮壯猷
以慰人望謹啓不備

與籍溪胡先生

熹拜履正字丈尊前前月附便拜書不知已達尊視否
自拜違後一向不聞問數日前拜省二十姑宜入蒙出示
家問獲聞詳實深以爲喜承嘗有賜書然亦未拜領也即
日秋氣澄明伏惟尊候動止萬福熹奉親養疾幸安田里
不敢上勤紀錄但里中秋來闕兩此數日來晚稻秀而將
實尤覺焦渴爲患方議祈禱謾恐欲知范文卜以重陽日
葬近得伯崇書令爲處葬禮一二變節一日爲檢閱今日

方略定矣遠地不得求正於丈丈及有爲撰壙中誌石文并俟他日請教倦甚拜書不能詳范家事於共父書中言之頗子細乞轉詢之也熹前書所議謀居一事與前日所見家問中意偶合此事勢難復與蓋其家已日元履與熹爲伯崇之黨矣可歎之甚然不能息意者政以范丈平日教誨之德不敢忘耳得丈丈因書告語之甚善秋已向深江上消息如何得且平善甚幸然愚意反以爲憂蓋今出師防戍轉輸科斂所不能免聞沿江海州縣已騷然矣歲如此何以支吾此不待兩兵相加而坐受弊之勢也前日劉子源來此道嶺上拜別所聞誨言以爲必極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洒涕有以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近又見共父家兵士說丈丈至彼耳聽漸聰天其或者將一試

大儒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素定於胸中喜竊謂天下形勢如前所云者亦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根而已若隨其變而一一應之則其變無窮豈可勝救也哉而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燭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不審丈丈以爲如何因筆不覺及此燈下作書目力方倦極草草不如法伏乞尊察未拜侍間伏乞保重以俟休命中秋前一日謹拜啓不備熹拜覆

與范直閣

胡丈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上

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熹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忠恕蓋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則在言外矣聞于直說吾丈猶未以卑論爲然敢復其說如此幸垂教其是非焉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論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李丈名個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李丈獨深得其間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爲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溫謙慤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欝然君子人也先子與

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與范直閣

伏奉賜教獲聞邇日起居之詳慰感亡以喻信後暑雨應候伏惟盛德所臨百神勞相台候萬福熹親旁粗遣未有可言者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未有契處不敢隱默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喜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彊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

即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真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

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熹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鑄警俾毋疑爲望時序向熱伏乞爲道保重以須環召區區不勝大願不備

與范直閣

四月一日領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厚感慰不可以言前日因平庸遣人亦嘗拜狀矣不審已達台聽否即日初夏清和伏惟班布多暇台候起居萬福熹奉親屏處幸粗遣免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樂矣迫於親養夏末須爲武

林之行計不三四月未得定居也伏蒙別紙垂諭忠恕義
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復爲賜甚厚謹以求教所示熟思
之矣敢復爲說以請益焉熹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
之語默有所契困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
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
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
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
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
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
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
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
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

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
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
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
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
豈有所隔闕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賜鐫曉使
得所正焉不勝幸甚他疑義尚多蒙諭使得請教此宿昔
之願但今日方聞伯崇欲以初三四日行迫遽未暇抄錄
所記俟暇日料理有便即附行也前日在共父處見直閣
文還朝陛對副本讀之不能舍去愛君敬主之義蓋終篇
三致意焉然久矣莫以此言警效吾君之側者矣近日所
用雖不能盡滿人望其間若亦有一二端士焉前言儻見
思乎思其言必用其人延登之命計亦非晚矣願爲斯道

斯民厚自保重副此歸依

與范直閣

熹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說質疑於函丈伏蒙鑄曉切至但於愚見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說益有發明乃知前者請教之時雖畧窺大義然涵泳未久說詞未瑩致煩辨折之勤如此今再錄近所訓義一段拜呈乞賜批鑿可否示下容更思索續具咨請也去歲在周安獨居幾閱歲看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多筆札不能載以求教伏紙但切馳仰

與慶國卓夫人

熹輒有愚見初欲面稟今既不成行敢此布之五哥嶽廟近自春中以來頌減遊燕復近書冊若常能如此寡過可

期更望因書褒勸以獎成之且聞尊意欲為經營幹官差遣不知然否熹則竊以為不可近世人家子弟多因為此壞却心性一生仕宦費力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官便為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間有寬厚長者即以貴遊子弟相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倖勢反出已下可以凌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席勢凌人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緣不親民事觸事情然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日廢慢則罪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過愚意以為平父可且令參部受簿尉之屬乃為正當若不欲如此即舍人兄為營一稍在人下有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

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恐非太碩人高明
教子之本意也受恩深厚冒昧及此皇恐皇恐

熹所稟大槩如此更有曲折意度紙盡寫不得舍人冗
長必深委悉只乞因其侍吹試以問之必以為然也熹
又覆

上黃端明

八月十一日具位熹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致政
尚書端明文丈台座熹聞之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爵
一齒一德一此言三者之尊達于天下人所當敬而不可
以慢焉者也雖然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
尊施于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于鄉黨者則不及於朝
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

充於身刑於家而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有是而無
夫二者之尊焉則通行天下人莫不貴雖歛然退避不以
自居而人之所以心悅而誠服者蓋不可解矣恭惟明公
以兩朝侍從元老上還印綬而退處于家自天子不敢煩
以政賜之几杖而乞言焉其位與年固非偶然而得之者
矣而明公則未嘗以是而自異於人其所以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者則日新又新而未嘗有止也此天下知德之士
所以莫不竊慕下風之義俱有執鞭之願而熹之愚則有
甚焉者蓋其平生氣稟備駁治已則不能謹於細微立志
則不能持於常久以至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
能勝其粗厲猛起之心是以常竊自悼以為安得朝夕望
見明公之盛德容貌而師法其萬一度幾可以飭身補過

於將來而不遂爲小人之歸也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
于堂下以償其夙昔之願伏惟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進
於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熹之幸也鄉
往之深不自知其僭越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
以聽可否之命熹不勝皇恐之至

與王龜齡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
爲國家所恃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俗所以旣漓而
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旣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
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
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爲歎及其又也或得見之或不得
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爲時用則私以爲喜

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爲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
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
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
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
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
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
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
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
度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爲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
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
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
公也已而得其爲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

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爲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
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爲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誅文及
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
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
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
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廉懦立之效
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
己爲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
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
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熹之
里閭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
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

道德之餘光也不意夤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
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棄任僭爲可罪而辱
枉手筆以抵宋侔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
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
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
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
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
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
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
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
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
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

篤實輝光者固無所勉疆以熹之所觀記則古語所謂行
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况今人物恥然如明公
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
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為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
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
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
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君上而不驕為
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
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
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
為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
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此來時通問否此公

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實
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為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
先矣熹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
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
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向
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侔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
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陳丞相

一本作與夔實之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
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
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
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

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傳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

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况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聞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士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疆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傳厚庶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言論

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與劉共父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問承寄聲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惟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即須依文定本爲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尚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

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耶如定性書及明道叙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沿爲泝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叙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爲回互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曲爲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要切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父表第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

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耶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它又可盡信耶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着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為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為兄弟之子喪服猶已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

沿此遂謂嫂為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又明道論王霸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為訛訛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

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
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為害不
細亦不專為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
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
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特意其為邢恕之子遂削此注
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因以
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
氏之書亦豈能一無繆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況
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
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
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為扼腕今二兄欲尊師
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為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

終不見知於當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
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賭是只守
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為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
之心却須該通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
張此書以為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
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
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
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已殘而如道真使其遺風餘弊
波蕩於未泯也程子嘗言人之為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
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
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
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耶如

文集卷三十一
文定

云當於他處別刊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益不翅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缺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爲呈似所云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爲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既不用切勿毀棄千萬盡爲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來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與劉共父

修德之說但云主上憂勤恭儉非不修德然而上而天心未豫下而人心未和凡所欲爲多不響應疑於修德之實有未至焉蓋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侮人而外敬正士不徇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怠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汗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爲

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爲無不如志
陛下自省於是數者其心有得於中乎其方從事於此而
有未至乎其無乃謂此無益而正背馳乎一有不合乎此
則臣恐所謂修德之實者有所未至也

恢復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籤帖更定數語非是
欲苟全正論蓋只此蒙鑿之間便是人欲天理同行異情
處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夫內修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爲
非欲與人爲敵然後爲之而爲之之道必急其實而緩其
名必以深厚淵塞爲務而不爲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
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爲畏泄其機而固爲是
不可測也若謂姑爲純正之論而其實必用機心扶陰謀
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

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於
聖人之門者正在於此願明者之熟察之也

與劉共父

平父示別紙論及明道冠服事熹初意既在學校立祠密
邇先聖先師之側則不應直用野服爲象故有此議兼在
延平學中見曹御史陳了翁象亦是豸冠法服二公自去
諫職流落於外皆非卒於其官者見聞習熟因欲援以爲
例而未嘗計其當時之得失也今如或者之言固亦有理
但明道之爲御史初非攝官而宗正除未嘗就職此其考
之亦恐有未精也竊謂今日御史法冠乃是追用其平生
冠服之最盛者似亦無害於理不然則直用承議郎本品
法服亦佳

據會要則九品官皆有法服但不知元豐官制後寄歸官有法服與否耳又不然

則直用僕頭公服亦可嘗見其家畫本緋衣也但太不近古耳鄙見如此更惟高明裁之或者所謂伊川祠堂之制不知何謂更告詢之并問何人所立今在何處可也

與劉共父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且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感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

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繆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

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訕訕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柰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季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韓無咎

誨諭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間既聞命矣頃見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嘗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叙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嘗真有得於斯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和靖兩書昔嘗見之其謹於傳疑之意則是而遂欲禁絕學者使不復觀則恐過矣如以春秋改用夏時爲無此說以傳爲按經爲斷爲背於理則疑其考之未精或未盡聞他人所聞而欲一以已所聞者槩之之失也春秋傳乃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則此說復何謂乎况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爲明白不可謂初未嘗有此意也又

門人所記有答黃聲隅之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者蓋見於兩家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爲案經爲斷之意而豈二人所記不期而皆誤乎推此兩條則凡和靜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他人聞之而和靜亦未聞耳今疑信未分而不復思繹遽以一偏之說盡廢衆人所傳之書似不若盡存其說而深思熟講以考其真偽得失之爲善也況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錄但在人自着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錄不可廢之驗幸更深察之如何如何

與芮國器

辨

竊聞學政一新多士風動深副區區之望但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攷爲陞黜使學者屑屑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驚於華麗無復探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譎慢易之習入人心深今又大覺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

與芮國器

文集卷三十七

年

周益

昨者妄以鄙見薦聞伏蒙垂諭反復其說幸甚幸甚然竊以爲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如何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爲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幸而至於真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捨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

答鄭景望

龔帥過建陽遣人相聞不及一見爲恨今日季教授見訪

云嘗小款道其語皆出於忠厚長者然在愚意尚未有深解處如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爲至當之舉熹嘗竊論此矣以爲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爲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忽及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爲也且舜流四凶族爲臯陶者亦殊不念及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徃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爲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聞深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已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熹又記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爲請勿勿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有不可不論者但觀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等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犯而縱舍之謂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又別本

聞二十一日旌旆定行何丞之諭已不及事矣然渠所言大槩謂盜賊之餘土曠人稀州縣以昔日歲計之額取辦今日見存之戶民力素已不堪後來復以荒田之產均之見戶由此流移愈多公私愈困耳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爲請勿勿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等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
冒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
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
者無以自伸之為寃而姦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將日以
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迁善遠罪之意也

答鄭景望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
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
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無惡大慙殺人傷人穿窬
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
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
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山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扑作

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
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

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意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

膏災肆赦者膏謂過悞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
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係專為輕刑設春秋肆大青則過悞

之大入于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為失刑也書又曰宥曰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曰

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當
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

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
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

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欽欽哉惟刑之
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

彼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朴以下官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賊薄之

類者苟求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答鄭景望

初謂按行消吉必不渝期今所賜字殊未及此何耶遠民傾首以聽車馬之音久矣行期屢却無乃使之失望而下吏之奉約束聽期會者將亦因是解弛而不虔乎伏惟執事者試深慮之僭易及此皇懼之至示諭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

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時徇俗之文
乃有愧而不可傳也魯南豐序王深父之文以爲片言半
簡非大義所繫皆存而不去所以明深父之於細行皆可
傳也况先生非欲以文顯者而即此程文便可見其經綸
之業已具於此時雖支乎不豔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實正
學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其所以警悟後學亦不爲不深
矣愚意只欲仍舊次第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鄭景望

家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入
即孟誥徐潤兩家當在賈頊家薦儀之後孟爲第七徐爲
第八而遞贅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爲第十一而繼以孫
日用爲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爲第十三而遞贅

以後至范氏祭儀爲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爲十
有九仍刪去孟誥徐潤孫日用七字此版須別換不然即存舊
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爲詳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更俟誨諭也但寫校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版免致將來
更改費力爲佳或未刻間且并寫定上版真本寄示容與
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

答尤延之表

熹杜門竊食不敢與聞外間一事尚不能無虎食其外之
憂衰病疲瘠雖在山林亦不能有尋幽選勝之樂但時有
一二學子相從於寂寞之濱講論古人爲己之學至會心
處輒復欣然忘食不自知道學之犯科也年來目昏不甚
敢讀書經說閑看疎漏頗多不免隨事改正比舊又差勝

矣綱目不敢動着恐遂爲千古之恨蒙教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立於南唐事亦

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不審尊意以爲何如李涪謝廓皆略識之李在此作縣甚得民情謝甚俊即任伯參政之孫其家有古書者也但吳仲權亦聞其名見其文字甚清警未知材氣如此也今日下位後生中尚不爲無人雖真偽相半然亦且得勸勉獎就之未敢輕有遺棄也陳同父近得書大言如昨亦力勸之令其稍就缺退若未見信即後日之患猶或有甚於此者甚可念也叔祖奉使葬事甚荷憐念此事初未敢有請不謂已蒙特達如此不知今有定論否叔祖當日挺身請使留虜中十六年竟保全節而歸以奏對論和不可專恃且虜有可圖之釁忤秦丞相遂廢以死在虜中時嘗有祭徽廟文或傳以歸乙覽感動錫賚甚寵其書皆在此此便不的不敢附呈鄙意輒欲次其

行事以請於左右幸而拜賜之銘則宗族子孫皆受不貲之惠矣叔祖受知於晁景迂學甚博詩甚工也

答尤延之

垂諭楊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為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繫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未中理却望垂教也

答林黃中

室戶之說屢蒙指教竟所未曉蓋如所論即室戶乃在房

之西偏而入室者先必由房而後進至于室矣歷考禮書不見此曲折處卻子之登必自西階房戶雖在室戶之東蓋亦無所經見恐未足以證室戶之必東出也愚意於此深所未解更丐一言以發其蔽幸甚幸甚又見易圖深詆邵氏先天之說舊亦嘗見其書然未曉其所以為說者高明既斥其短必已洞見其底蘊矣因來并乞數語指擊其繆又大幸也

答林黃中

誨諭縷縷備悉樂章必已得之因風幸早示及丘推參選未還尚未得聞室戶之誨大抵所欲知者此戶南鄉西鄉果安所決而經傳實據果安所取不論傳授之有無也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高明直以

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
熹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諭
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熹則以為易之與
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為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
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觀若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
恐未得為道之真也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子而
實不予則熹請以邵氏之淺近踈略者言之蓋一圖之內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
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為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二第
六分而為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
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此之并累三陽以為乾連
疊三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

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為六十四卦者其出
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蓋不同矣况其高深闊
精密微妙又有非熹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
而作詆之熹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是以竊為門下惜
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

答林黃中

所扣鄉飲酒疑義近細考所奏樂有不用二南小雅六笙
詩而用南呂無射兩宮十章不知何據豈有以見古之鄉
樂用此律而寫其遺聲邪將古樂已亡不可稽考而別制
此樂也然則特用此律其肯安在又所奏樂必有辭聲必
有譜而律之短長必有定論凡此數端皆所未諭幸因風
詳悉指教

與郭冲晦

熹窮鄉晚出妄竊有志於道雖幸有聞於師友而行之不力徃筭頽侵今犬馬之年五十有一矣脩身齊家未有可見之効而志氣不彊不能固守貧賤之節彊起從宦舊學愈荒施之於人尤齟齬而不合大抵志不能帥氣理未能勝私中夜以思怛然內疚高明不鄙不知將何以教誨之熹所拱而竢也向來次輯諸書雖亦各有據依不敢妄意損益然疑信異傳不無牴牾嘗得汪丈端明示以執事所辦數事方且復書質之注文更求一二左驗別如是正則汪公已拍賓客矣自此每念一扣門下以畢其說而相去絕遠無從致問今幸得通姓名又以單車此來無復文書可以檢索不復記向之所欲質問者尚俟異時還家別圖

寓信但恐益遠難致耳近刻程先生尹和靖二帖及白鹿五賢二記各納一本伏幸視至其間恐有可因以垂教者切望不棄

與郭冲晦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熹竊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著之莖數也禮曰龜爲卜筮爲筮是已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又云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熹竊謂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

又云竒者所掛之一也物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實於前以竒歸之也熹竊謂竒者左右四揲之餘也物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間四

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一掛之間凡再扞則五歲之間凡再闔之象也

又云三多三少人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熹竊謂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負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二一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

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為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

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扞共為三變而成一爻熹竊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即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扞乃成三變三變然後成爻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熹竊謂此

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爲切要
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爲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
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
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
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
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
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
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
七四合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
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
一爲陽而一爲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
一陽則爲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少陰陰

之上生一陽則爲二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
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
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
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乾生一陰
則爲三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離生一陰
則爲三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巽生一陰
則爲三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艮生一陰
則爲三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
一陰一陽則爲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
分爲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有一陰一陽則爲五畫
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

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旣以七八九六爲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爲四象疑或有未安也河圖洛書熹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所取以爲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爲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爲洪範也其所以爲易者已見於前段矣所以爲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其出於緯書而略之也

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熹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

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彊此而弱彼也

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也熹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

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又云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熹竊謂極本窮原之善與善惡未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耳蓋未發之善只有此善而其發爲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所謂善者即極本窮原之發耳叢書所謂無爲之特性動之後者既得之矣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熹竊恐其自相矛盾而有以起學者之疑也

又云孟子以養氣爲學以不動心爲始熹竊謂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蓋唯窮理爲能知言唯集義爲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

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答程可久迥

熹昨者拜書草率重蒙在答誨示懃懇并劉掾轉示所製古度量及圖義一冊伏讀捧玩開發良多其爲感慰不可具言熹孤陋之學於古人制度多所未講近看范蜀公集引房庶漢志別本比今增多數字又論負分方分之差亦甚詳悉竊意其所以與司馬公胡先生不同之端正在於此所當明辨今圖義中似已不取其說然未嘗質其所以不然之意熹於此有未曉然者因便更乞詳以見教幸甚劉掾又云蒙許并寄古權亦願早得之也温公周尺刻本舊亦嘗依放制得一枚乃短於今鐵尺寸許不知何故如此差誤俟檢舊本續求教也口賦阡陌二說并荷指教考

證精博歎服尤深但阡陌二字鄙意未能無疑因以來教千百之義推之則熹前說所謂徑涂爲阡者當爲陌畛道爲陌者當爲阡蓋史記索隱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今以遂人之法考之當以後說爲正也遂入鄭注徑從畛橫涂從道橫今考一徑之內爲田百畝一涂之內爲田百夫而徑涂皆從即所謂南北之陌一畛之內爲田千畝一道之內爲田千夫而畛道皆橫即所謂東西之阡也其立名取義正以夫畝之數得之而其字爲道路之類則當從自而不當從人蓋史記其本字而漢志則因假借而亂之恐不當引以爲據也馬阡陌之間成羣正謂往來田間道路之上富者連阡陌亦謂兼并踰制跨阡連陌不守先王疆理之舊界耳若作

仟伯字說恐難分明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却望終賜誨示幸甚

自一本作阡

答程可久

熹昨承寵示公劄論及黍尺制度極荷不鄙但素所未講同官亦少有能知其說者竊慮高明必有一定之論却乞垂教幸甚幸甚弊郡向來製造祭器時未準頒降此冊只用臨川印本司馬書儀內周尺爲之殊覺低小今雖得此制亦已無力可修改矣并幾台悉少懇田賦夫田二書更欲求得數本以廣長者林世之心得早拜賜甚幸甚幸

答程可久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

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爲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恐不足引以爲證也

兩儀四象之說閩中前輩嘗有爲此說者鄙意亦竊謂然初未敢自信也今得來未斯判然矣但謂兩儀爲乾坤之初爻謂四象爲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瑩者蓋方其爲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爲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妄意兩儀只可謂之

陰陽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別而其序亦當以太陽二少陽二少陰二太陰二爲次蓋所謂遞升而倍之者不得越二與二而先爲二也此序既定又遞升而倍之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與邵氏先天圖合此乃伏羲始畫八卦自然次序非人私智所能安排學易者不可不知也

晉公子貞屯悔豫之占韋氏舊注固有不通而來示之云鄙意亦不能無所疑也蓋以穆姜東宮之占言之則所謂艮之八者正指其所當占之爻而言之也今云貞屯悔豫皆八也而釋之以爲指三爻之不變者而言則非其當占之爻而於卦之吉凶無所繫矣據本文語勢似是連得兩卦而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結之曰皆八也而占之曰

閉而不通爻無爲也蓋曰卦體不動爻無所用占爾然兩卦之中亦有陽爻又不爲偏言皆八則此說似亦未安且東宮之占說亦未定恐或只是遇艮卦之六爻不變者但乃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占史彊爲之隨之說以苟悅于養耳故傳者記史之言而曰是謂艮之隨明非正法之本然也然其九三上九亦是陽爻又似可疑大抵古書殘闕未易以臆說斷惟占筮之法則其象數具存恐有可以義起者推而得之乃所謂活法耳

答程可久

熹前書所謂太極不在陰陽之外者正與來教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合但熹以形而上下者其實初不相雜故曰在陰陽之中吾文以形而上下者其名不可相雜

故曰不在陰陽之外雖所自而言不同而初未嘗有異也但如今日所引舊說則太極乃在天地未分之前而無所與於今日之爲陰陽此恐於前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有自相矛盾處更望詳考見教

兩儀四象恐雖如先天之序乃爲自然之數而始乾終坤理勢亦無不可若必欲初二次二乃是以意安排而非自然之序又二象之上各生兩爻即須以乾兌艮坤爲次復無所據更乞詳考見教

乾坤六爻圖位鄙意亦有未曉處更乞誨示

揲著新圖內策數不知於占筮有用處否亦乞開論

答程可久

臨汀鹽筴旣無可言經界又不得行民之窮困日以益甚

但有散為流庸聚為盜賊兩事耳廣右首議之人行遣甚峻近世少見其比益令人懶開口奈何奈何黃齋賢韵語用心甚苦諸圖尤有功夫甚不易得已遵尊命以數語附卷末晚生淺學何足為重三復長者之言為之慨歎料舉之弊至於如此奈何奈何

答程可久

所論為學本末甚詳且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叢出其甚乖刺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為歸歧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透徹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為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

答程可久

示論曲折令人慨歎然今日上下相迫勢亦有不得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常在入而不可必唯審時量力從吾所好為在已而可以無不如志爾先生研精於易至有成書樂行憂違伏想曾中已有成筭固非晚學所得而輕議也

答程可久

程書易原近方得之謹以授來使易學啓蒙當已經省覽矣有未安處幸辱鐫誨上饒財賦源流得蒙錄示幸甚伯謨說近有刻石記文亦願得之也又有小懇欲求妙墨為寫大戴禮武王踐祚一篇以為左右觀省之戒不審可否卷子納上得蒙揮染不勝幸甚

答程可久

忽聞有奉祠之命為之惘然得非反以貳車改正之舉而

激之至此也邪世路險巇人情不可測以長者之寬平博厚處之尚未能坦然無所繫闕况如鄙狹之姿又安可望於少行其志耶行亦力請祈還故官仰繼後塵爾

答程可久

春秋例曰拜貶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為得其情者項年每疑胡氏滕子朝伯之說非春秋惡惡短之義今已釋然蓋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說則當時諸侯之顧自貶者固多但霸王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爾然其他尚有欲請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經簡奧立說雖易而貫通為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假以數年未知其可學否爾

答程泰之 大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熹恐此道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為三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詳其文勢與列子易變而為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為非數之一也

策數

策者著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扚之外見存著數為言耳蓋揲著之法凡三揲掛扚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交三揲掛扚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交三揲掛扚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

爻三揲掛切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之
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
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
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
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
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
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
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
不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
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
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

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河洛圖書

論雖以四十五者為河圖五十五者為洛書然序論之文
多先書而後圖蓋必以五十五數為體而後四十五者之
變可得而推又况易傳明有五十有五之文而洪範又有
九位之數耶

當基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為一說十二辟卦分屬
十二辰者為一說及焦延壽為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
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
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為分四十八卦為之公侯卿大夫而
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為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

爲己之辟坤不當爲亥之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爲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說互爲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揚雄太元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高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高坎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躋贏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據其說以正焦氏之失也

孔頴達

孔氏是一揲也四字先儒莫有覺其誤者今論正之信有功矣但細詳疏文後段孔氏實非不曉揲法者但爲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而誤多此四字耳其云合於掛扚之處又云合於掛扚之一處而總掛之則實有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

畢中和

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爲膚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唯以三揲之掛扚分措於三指間爲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

答程泰之

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繪
事易差間有難攷究處近乃得溫陵印本披圖按說如指
諸掌幸甚幸甚此書之傳為有益於學者但項在南康兩
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而考其山川形
勢之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說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為
洞庭巴陵者為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巴陵
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州之地即其下少東
便合彭蠡之口不想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于匯也白
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蓋詳經文敷淺原合是
衡山東北一支蓋處疑即今廬阜但無明文可考耳德安
縣敷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為

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為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
非山脉盡處若遂如晁氏之說以為江入海處則合是今
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
而言即為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
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王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
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
考之妄謂如此不審參以他書其合否又如何但著書者
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歷故其說亦難盡據未必如今目
見之親切著明耳閣下向者固嘗經行而留意之又記覽
之富其必有以質之故敢輒獻所疑伏惟有以教之幸也

答程泰之

病中得窺易老新書之秘有以見立言之指深遠與傳非

先儒思慮所及矣尚以道中籃輿搖兀神思昏憤未容盡
究底蘊獨記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而蘇黃門亦解為修
容不惰之意嘗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相書引此乃以
容字為容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容韻
釋胸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容者
亦曰不敢為主而無與於政事其容儼然耳近見溫公注
本亦作容字竊意古本必更有可考者雖非大義所繫然
恐亦可備討論之萬一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答李壽翁

熹竊嘗聞之侍郎知易學之妙深造理窟每恨不得執經
請業茲辱誨諭警省多矣麻衣易說熹舊見之常疑其文
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體制製而其義理尤多淺俗意恐

只是近三五十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衍數緒餘所造嘗題
數語於其後以俟知者及去年至此見一戴主簿者名師
愈即今印本卷後題跋之人初亦忘記其有此書但每見
其說易專以麻衣為宗而問其傳授來歷則又祕而不言
後乃得其所著他書觀之則其文體意象多與所謂麻衣
易說者相似而間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
出於此人因復徧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贗作之實者然
亦無能知其傳授之所從也用此決知其為此人所造不
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塞難可深扣又尋即物故遂不
復可致詰但今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戴汪題四
家之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而其義理則
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台諭之及當復試加考訂他

日別求教也程君嘗說亦嘗見之其人見爲進賢令至此數得通書愷悌博雅君子人也自別有易說又有田制書近寄印本及所刻范伯達丈夫田說來今各以一編呈納伏幸視至他所欲請教者非一屬以歲凶郡中多事留此便人日久且草具此拜稟早晚別尋使拜啓次

答陳體仁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

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依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鍾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况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爲詩

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未雖亡不害本之存惠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調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之文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蕭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爲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爲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爲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爲樂聲之應爲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答顏魯子

熹昨蒙諭及深衣謹并幅巾大帶納上皆溫公遺製也但帶當結處合有黑紐之組所未能備其說見於書儀本章可考而增益也又有黑履亦見書儀此不敢納呈去古益遠其冠服制度僅存而可攷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子亦所罕見往往人自爲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歎也若得當世傳聞好禮者表而出之以廣其傳庶幾其不泯乎

答顏魯子

蒙諭深衣約紐正所未曉向借得者亦闕此制但既云條似紳而加瀾卽與今之匾條相似不知其制果如何又今法服背後垂綬亦是古組綬之遺象不記其以何物爲之恐亦可參考却俟訂正垂教也又承垂諭景望謙卦忌盈

之說未審曲折并薛氏鬼神事於此素亦未能无疑顧恨未得面扣其旨以祛所惑或恐有可以言語發明者幸因筆及之也熹忽例蒙誤息寬其致旱之罪而過錄微勞皆出推借之及初不敢辭適郡人應募賑濟者數家合得官資皆未放行義難先受不免申堂辭免并乞早與推恩矣恐欲知其曲折故敢及之非敢固為矯激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書問答

答袁機仲

熹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一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戴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

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
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
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
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
五之數竒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
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
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竒偶可得而言雖繫
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决也
來喻又謂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
有說矣數之爲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
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
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

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
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
再劫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
爲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
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
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
寫而不會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至於卦畫
之論及復來喻於熹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
儀有曰乾之畫竒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
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
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
一竒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喻又曰以

二畫增至四畫爲二奇二偶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偶而爲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爲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爲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喻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著之法三變之中掛扞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

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著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爲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爲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爲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是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來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豪釐差熹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答袁機仲

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左三十二卦之陽右一偶為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為

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

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揆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
便只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
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
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
各因所見為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
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亨也卦成
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亨也今來喻所引
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
各自為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
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
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掃出三畫以擬其象畫
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擘添出後一半截此

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耶來喻條目尚多然
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
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洩高明伏幸財察

答袁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偽作

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偽者一
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
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熹於世
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
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為偽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
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
從而不得不辨也况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

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爲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味其腴而齧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偽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顧且置此而於薰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真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真偽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

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爲

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
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
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
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
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
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撰著者又
隨其所得掛拗過撰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
撰著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喻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
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
卦底骨子方有箇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
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
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

八九六乃撰著者所爲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
且說撰著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
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
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撰著爲哉此事前書
辨之已詳非熹之創見新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
縷縷也來喻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
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辨請
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爲儀二畫爲象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
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
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如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

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
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著求
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
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著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
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著則
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爲淺近而今爲說
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

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
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
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
人因見三才遂以已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

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
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
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
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
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
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
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
不可草草立說也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之說乃康
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
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
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

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虚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太即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曾說矣狂妄僭率幸勿

鄙誦也

答袁機仲

伏承別紙誨諭諄悉及示新論尤荷不鄙但區區之說前此已悉陳之而前後累蒙排擯揮斥亦已不遺餘力矣今復下喻使罄其說顧亦何以異於前日耶然既辱開之使言則又不敢嘿嘿然其大者未易遽論姑即來教一二淺者質之夫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卦爲姤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爲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此熹所以

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而為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為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為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為陰而反以其始生之微者為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遇而滂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况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繁齊於乾則但取其戰而已而未嘗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九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為仁陰柔為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為仁肅殺為義三家之說皆無所牾肅殺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為陰柔也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然其圖亦

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為此以寓之耳乾則三位皆白三陽之象也兌則下二白而上二黑下二陽而上二陰也離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陽而中一陰也震則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陽而上二陰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陰陽之象也蓋乾兌離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間兩儀之象也乾兌巽坎之中爻皆白離震艮坤之中爻皆黑兩卦相間四象之象也乾離巽艮之上爻皆白兌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間八卦之象也豈有震坎皆黑而如坤巽離皆白而如乾之理乎此恐畫圖之誤不然則明者察之有未審也凡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契丈猶未之盡而況其體大而義

深者又安可容易輕忽而遽加詆誚乎此熹所以不敢索言蓋恐其不足以解左右者之感而益其過也幸試詳之若熹所言略有可信則願繼此以進不敢吝也

又讀來書以爲不可以仁義禮智分四時此亦似太章草矣夫五行五常五方四時之相配其爲理甚明而爲說甚久非熹獨於今日創爲此論也凡此之類竊恐高明考之未詳思之未審而卒然立論輕肆詆訶是以前此區區所懷不欲盡吐於老丈之前者尚多此其爲訑訑之聲音顏色大矣若欲實求義理之歸恐當去此而虛以受人庶幾乎其有裨也僭易皇恐熹又稟

答袁機仲別幅

乾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於十二卦之位

文王八卦之位西南於十二卦之位西北故今圖子列文王八卦於內而布十二卦於外以見彼此位置迥然不同雖有善辯者不能合而一之也然十二卦之說可曉而八卦之說難明可曉者當推難明者當闕按圖以觀則可見矣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避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巳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

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爲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邦乃以夏時爲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以推其說可見

來喻謂坤之上六陽氣已生在其位乾之上九陰氣已生在其位

巳以剝上九碩果不食十月爲陽月之義推之則剝卦上

九之陽方盡而變爲純坤之時坤卦下爻巳有陽氣生於

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晝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

之一月然後始滿一晝而爲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夫之一

陰爲乾爲遇義亦同此來喻雖有是說而未詳察故爲推之如此蓋論其始生

之微固巳可名於陰陽然便以此爲陰陽之限則其方盛

者未替而所占不啻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

未及卦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乃十二卦中之一義與復遇之說理本不殊但數變之後方說得到此不可攙先輒說亂了正意耳

來諭又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

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

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坤蹇解卦之彖辭

皆以東北爲陽方西南爲陰方然則謂冬春爲陽夏秋爲

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爲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

巽爲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又與三卦彖辭小不同此亦

書之說惟之而論卦之文適與彖辭相此亦

爲表裏亦可以見此圖之出於文王也但此自是一說與

他說如十二卦之類各不相通爾

來喻以東南之溫厚爲仁西北之嚴凝爲義此鄉飲酒義

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
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爲屬乎陽而義之
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論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爲柔以
義爲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
屬乎陰也於是彊以温厚爲柔嚴凝爲剛又移北之陰以
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
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爲說者率皆參差
乖迤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爲陽西南之爲陰亦皆得其
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蓋嘗論之陽主進
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彊退而消者
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温厚居東南主春
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

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
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楊子雲之所謂
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
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
此而論之爾向日妙湛蓋嘗面稟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
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彊合爲一說學
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攙動下層直待理
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
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
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
前後輒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踈不下徒
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爲

然也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无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為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

義而為四德之地眾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虫其分故此蓋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為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答袁機仲

垂諭易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盛羨尤竊欽仰已悉鄙意別紙具呈矣此但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未是吾人切身之事萬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之而更別向裏尋求恐合自有緊切用功處也

答袁機仲

再辱垂諭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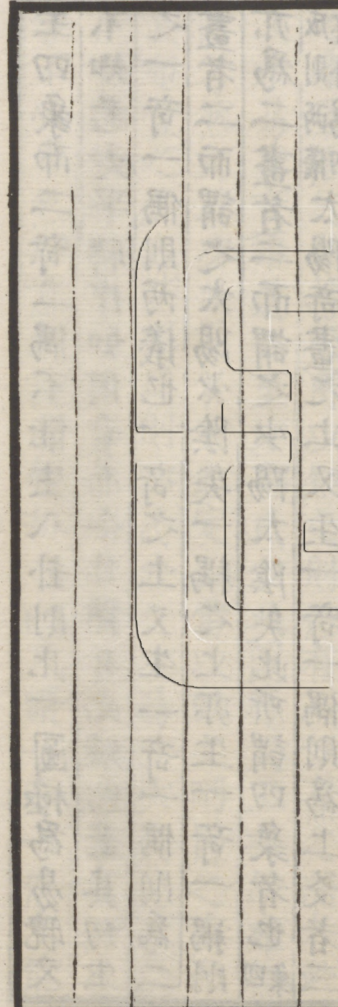
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後來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一事顧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字以蓋其失所以競辨紛紜以至于今而不能定也蓋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爲說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其以二陽純乾之方爲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爲乖刺之甚者及既知而又以十二卦爲說而謂一陰生於乾之上九一陰生於坤之上六遂移北方之陰柔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其爲陰柔移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回義字於東北而不失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卦例皆失其舊主又更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其煩擾而其所歆

遷就之意乃不過僅得其半而失其半蓋北方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爲溫厚南方雖曰溫厚而西方已爲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時之失而其恥過作非故爲穿鑿之咎反有甚於前日者竊恐高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思也欲究其說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易差不免畫成一圖先列定位而後別以舊圖之失及今者兩次所論之意隨事貼說有不盡者則又詳言別爲數條以附於後切望虛心平氣細考而徐思之若能於此翻然悔悟先取舊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却將今所移易陰陽剛柔等字一切發回元來去處如舊新圖之本位則易簡圓成不費詞說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已各得其所矣至於文王八卦則熹嘗以卦畫求之縱橫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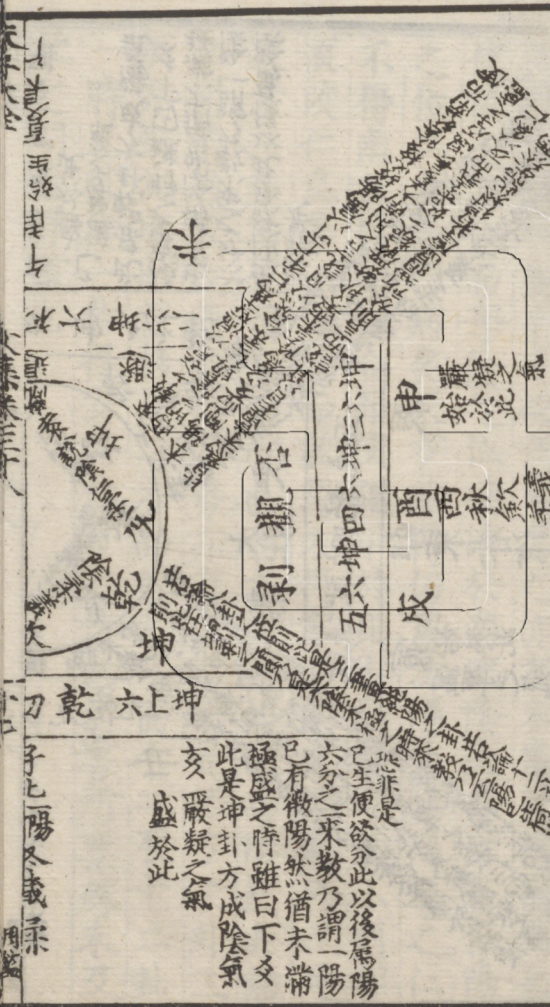
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為之說非以為文王後天之學而忽之也夫文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大聖而後天之學方恨求其說而不得熹雖至愚亦安敢有忽之之心耶但如來書所論則不過是因其已定之位已成之說而應和贊歎之爾若使文王之意止於如此則熹固已識之不待深思而猶病其未得矣故嘗竊謂高明之於此圖尊之雖至信之雖篤而所以知之則恐有不如熹之深者此又未易以言語道也至如邵氏以此圖為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之後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則邵氏分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為無理但未曉其根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卓然肆意立論而輕排之也又謂一奇一偶不能

生四象而二奇二偶不能生八卦則此一圖極為易曉又不知老夫平時作如何看而今日猶有此疑也蓋其初生之一奇一偶則兩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偶則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太陽少陰矣一耦之上亦生一奇一耦則亦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少陽太陰矣此所謂四象者也成則兩儀亦分為四太陽奇畫之上又生一奇一偶則為上爻者三而謂之乾兌矣此則所謂八卦者也儀四象皆分為是皆自然而生瀟灑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乃不謂之畫前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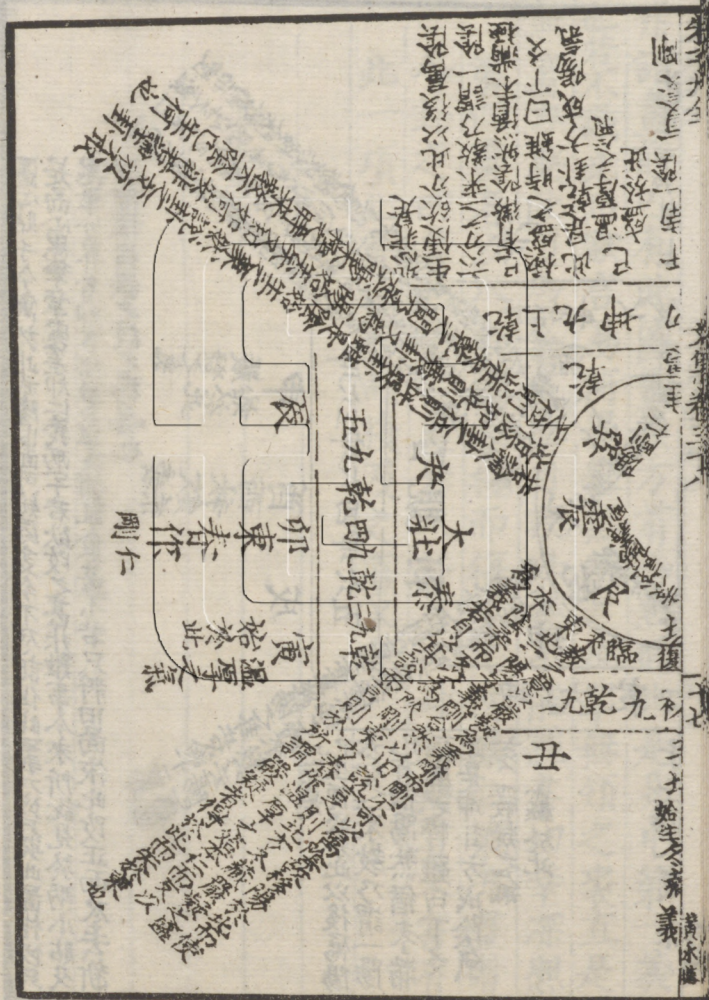
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義也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舉無綱之網挈無領之裘直是無着力處此可為知者道也目疾殊甚不能親書切幸深照第四畫者以八卦為太極而復生之兩儀也第五畫者八卦之四象也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再看來書有此一項此書未答故復及之喜又標



圖心貼于今寓於此武慶目前可變處多今不記但此義乃與此面相似只是高心思筆筆處差却仁義兩字若欲改之甚非難事今來所說見於兩小貼及墨筆分界者却其紛更愈多錯亂愈甚不若只將旧圖依此改正而不及去新添種種移換之說之為善也



卷之三十一
 易學卷之三十一
 黃水錄



答春分機仲

易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失其所與得半失半之說後來思之亦有未盡蓋徙陽於北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徙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之位二方固已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為陽然其溫厚之仁不得南與同類相合而使疆附於北方嚴疑之義不則却須改仁為義以去陰而就陽方得寧貼然又恐無此理是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方雖得仍舊為陰然其離北附南與夫改義為仁其勢亦有所不便是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百十二辰十二卦一時思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稟殊未及此之明白詳盡也

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爲家公之不能使我爲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爲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義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義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爲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惚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閑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抽鑿之不合又如此

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答袁機仲

易說垂示極荷不鄙然淺陋之見前已屢陳至煩訶斥久矣今復何敢有言但詳序說諸篇唯是依經說理而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此爲一書要切之旨今以篇中之說考之則如繫辭說卦解兩引禮記以春作夏長爲仁秋歛冬藏爲義說卦解又獨引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東北以爲仁義之分此於經既有据又合於理之自然真可謂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矣但其所以爲說則又必以爲聖人恐乾止有陽剛而無仁坤止有陰柔而無義故必兼三才以爲六畫然後能使乾居東北而爲冬春之陽坤居西南而爲夏秋之陰又必橫截

陰陽各爲兩段以分仁義之界然後能使春居東而爲乾
之仁夏居南而爲坤之仁秋居西而爲坤之義冬居北而
爲乾之義此非本書之詞但以鄙意注則其割裂補綴破
碎參差未知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
也又按文王孔子皆以乾爲西北之卦艮爲東北之卦顧
雖未能洞曉其所以然然經有明文不可移易則已審矣
今乃云乾位東北則是貶乾之尊使居艮位未知使艮却
居何處此又未知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
之鑿也又按孔子明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則固以太
極爲一兩儀爲二而凡有心有目者皆能識之不待推曆
布筭而後可知也今太極論乃曰乾坤者易之太極則以
是兩儀爲太極而又使之自生兩儀矣未知此於經何所

據依而又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至繫辭解又謂太
極者一之所由起則是又以爲太極之妙一不足以名之
而其序則當且生所起之一而後再變乃生兩儀矣此則
又未暇論其於經有無據依是與不是諸儒臆說之鑿而
但以前論參之已有大相矛盾者不審高明之意果何如
也凡此四條蕪皆不敢輒以爲非以觸尊怒但所未曉不
敢不求教耳

答袁機仲

誨諭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博高深非淺陋所能窺測
但參同之書本不爲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
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
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

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
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
卦之方也此雖非爲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
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
至於邵氏先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
乃是易之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當置而不
論以謹闕疑若必以爲不知易則如喜輩尚何足與言易
而每煩提耳之勤也既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其他如六
五坤承向亦疑有誤字見於考異而所示十二卦圖以姤
爲子以復爲午亦所未喻所引坎離無爻位亦有脫字此
或只是筆誤皆未暇論也

答趙提舉

善譽

慕用之久往歲雖辱寵臨而倥傯卒迫不能少款每以爲
恨近乃竊窺所著易論語書又歎其得之之晚而不獲親
扣名理也間因虞君轉請所疑初未敢以姓名自通而高
明不鄙遠辱貽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慰亡
量不敢無以報也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
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旣言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旣曰
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
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
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
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今且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

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賓主親疎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為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為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為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疎遠近皆即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是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為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為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

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以為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陋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為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為陽陽變為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強為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為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

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
及此私竊自慶以爲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
曉者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
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
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槩并以爲獻妄竊自謂學
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
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

答趙提舉

易學未蒙指教乃有簡易之褒令人踧踖其書草略何足
以當此然此二字在易數中真不可易之妙近世說易者
愈多而此理愈晦非見之明孰能以一言盡之哉歎伏亡
已近嘗略修數處尋別寄呈但圖書錯綜縱橫無不脗合

終有不可得而盡者信乎天地之文非人之私智所能及
也

與周益公

熹竊以孟夏清和伏惟判府安撫少保大觀文丞相國公
鈞候動止萬福熹迺嘗拜書并胡先生墓文請教今者至
城中乃知未遣已白史君趣其行諒亦非久當徹鈞聽也
熹有少懇率易拜稟熹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收其墨蹟
爲多其一紙乃進鄴侯家傳奏草味其詞旨玩其筆勢直
有跨越古今開闢宇宙之氣然與今版本文集不同疑集
中者乃刪潤定本而此紙乃其曾懷本趣也嘗欲抄目錄
李傳本語附其後而并刻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考焉而未
暇也今江西使者汪兄季路乃欲取而刻之臨川妄意欲

求相公一言以重其事庶幾覽者有以知此幅紙數行之
間而其所關涉乃有不可勝言之感非獨爲筆札玩好設
也伏惟相公亦當慨然於此而終惠之早賜揮染附李路
爲幸甚厚其他尚有與王觀文論邊事數紙異時并當附
呈以求審定也專此具稟不敢它及伏乞鈞照

答周益公

昨蒙寵喻范歐議論鄙意有所不能無疑欲以請教而亦
未暇今遇此便似不可失而病軀兩日覺得沉重愈甚於
前勢不容詳細稟白但竊以爲范歐二公之心明白洞達
無纖芥可疑呂公前過後功瑕瑜自不相掩若如尊喻却
恐未爲得其情者故願相公更熟思之也向見范公與呂
公書引汾陽臨淮事者語意尤明白而集中却不見之恐

亦爲忠宣所刪也忠宣固賢然其規模氣象似與文正有
未盡同者深諱此事雖不害爲守正然未得爲可與權也
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少日見徐玉文端立自言嘗見石林
疑范馬鍾律之辨乃故爲同異以釋朋比之疑者因告之
曰此事信否未可知然爲此論者亦可謂不占便宜矣石
林爲之一笑而罷今日之論恐或類此故并及之僭率皇
恐切望矜恕

答周益公

前者累蒙誨諭范碑曲折考據精博論議正平而措意深
遠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呂子約錄記所被教墨參互開發
其辨益明熹之孤陋得與聞焉幸已甚矣復何敢措一詞
於其間哉然隱之於心竊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嘗竊謂呂

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
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
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
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爲官或以諫諍爲職又安可置之而
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之太過也
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
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於危亂不可
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
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
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
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
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

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爲

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隘

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

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傳也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

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吕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爲可罪

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爲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

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爲丈夫矣今讀所賜

之書而求其指要則其言若曰吕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

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爲諸賢專取德望

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

之有太過者後來范公雖爲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

甚平平蓋特州郡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

歐公乃悔前言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爲解
仇之語以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
去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
必有不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
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期
以齊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
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
去惡進賢退姦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
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
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爲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
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
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

並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亦皆
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
遺才矣而呂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决非能優
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所弛之士窮
而在下者不爲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
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
爲才也耶爲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
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
事皆有迹顯不可揜安得爲過且爲侍從諫諍之官爲國
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爲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
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旣以呂公而再逐及其
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

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閔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
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
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爲之驅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爲此
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
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陰爲自託之計於是
寧賣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爲有愧負幽冥而不違恤
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爲此也况其所書但記解仇之
一事而未嘗并譽其他美則前日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
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入
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
與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有未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
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恥之但

不敢出之於口耳故潛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
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
况龍川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爲左驗張實呂
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爲歐公所
誣則爲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具道其所以然
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歐公之命以爲進退若終不合
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
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
語不知此爲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
敢誦言則曷爲其不爲彼之明白而直爲此黯闇耶今不
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復之論而但取於忠
宣進退無據之所爲以爲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

能識者若撫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
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
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
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為百世之師表至
於忠宣則所見雖概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
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狂瞽之言或
未中理得賜鐫曉千萬幸甚後書誨諭又以昭錄不書解
仇之語而斷其無有則熹以為呂公拜罷范公進退既直
書其歲月則二公前憾之釋然不待言而喻矣不然則昭
錄書成歐公固已不為史官而正獻忠宣又皆已為特用
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而呂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
快於歐公之言也是以姑欲置而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

後世之公論有不可誣者是以啓今日之紛紛耳如又不
然則范公此舉雖其賢子尚不能識彼為史者知之必不
能如歐公之深或者過為隱避亦不足恠恐亦未可以此
而定其有無也墨莊之錄出於張邦基者不知其何人其
所記歐公四事以為得之公孫當世而子約以為紹興舍
人所記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語意實有後人道不到
處疑或有自來耳若談叢之書則其記事固有得於一時
傳聞之誤者然而此病在古雖遷固之傳近世則溫公之
誠皆所不免况於後世雖頗及見前輩然其平生蹤跡多
在田野則其見聞之間不能盡得事實且必有之恐亦未
可以此便謂非其所著也丹朱之云誠為太過然歐公此
言嘗為令狐父子文字繁簡而發初亦無大羨惡但似一

時語勢之適然不暇擇其擬倫之輕重耳故此言者雖未
敢必其為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數條
不足深論然偶因餘誨之及而并講之使得皆蒙裁正則
亦不為無小補者唯是所與子約書中疑學道三十年為
後學之言者則熹深感焉而尤以為不可以不辨不審明
公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為高遠玄妙而不可學
邪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循四海九州百
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
無與於人也以道為迂遠踈闊而不必學耶則道之在天
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
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
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

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
玩其文詞以為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
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
學道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此而不
當以此自名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缺然其用
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詩
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復窮究以訂先儒之繆而本論之
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為息邪距諛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
為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
於史記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
廢興存亡之幾而為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求鑒者固非
一端其他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

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真韓公所謂仁義
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
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已之嫌
耶則爲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爲農而自言其服田爲賈而
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爲夸若韓公者至乃自謂已之道
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甚矣又可
指爲後生之語而疑之耶凡此又皆熹之所未論者蓋嘗
反復思之而竟不得其說恭惟明公以事業文章而論世
尚友其於范歐之間固已異世而同轍矣至於博觀今昔
考訂是非又非肯妄下雌黃者且於六一之文收拾編彙
雖正流通用力爲多其於此事必不草草況又當此正道
湮微異言充塞之際餘論所及小有左右則其輕重厚薄

便有所分竊計念之已熟而處之亦已精矣顧熹之愚獨
有未能無疑者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求正於有道所恨
偽學習氣已深不自覺其言之狂妄伏惟高明恕而教之
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別紙

伏蒙別紙垂諭楊至曲折不勝皇恐熹前此本以異議得
罪於丞相幸蒙矜察今又失於周防有此踈脫意必已重
得罪而遂見絕矣不謂丞相采聽不遺洞見底蘊至於誨
諭之詳雖使熹自爲辯數不過如此幸甚然聞州縣奉行
之間不無觀望因繫筆捷橫及無辜程督之嚴至今未解
遠近傳聞過有疑論此殆未知丞相與其外家自有契分
而仁心曠度本不忍使其狼狽至此也熹旣蒙鑄誨感懼

之深尚恐未有以此聞于鈞聽者輒復稟白伏惟照察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

前此蒙喻揚至秀才事率易報稟似聞已荷寬慈許以容恕足見大人之度至公無我有如此者不勝敬服然聞有司尚以前日符移之峻追捕未已其人至今竄伏無所容寄有足矜者如蒙推念更得一言明喻所屬罷其捕逮仍俾互相關白使知盛德雅量不讎匹夫之意則此人終受賜矣熹辱知素厚不敢復避嫌疑而冒昧及此并冀容察皇恐死臯

答留丞相

李通判歸出示所賜手教拜領伏讀慰幸已深至於垂喻

諄復勤懇則又竊仰德盛禮恭樂取諸人不難舍己之意蓋有一介布衣之士所不易者歎慕感激所得多矣前此偶因垂問率易呈獻亦以姑備燕申餘暇遽眼止睡之須不謂乃蒙親賜點閱日有程課以及終篇而斟酌取予詳審精切又有專門名家所不逮者此周公執贄還贄之心畢公克勤小物之意此所以為聖賢之盛節而非近世諸公所及也熹雖凡陋然其用力於此不為不久而歷選平生講磨論說其得此於人蓋鮮不意臨老乃有過於明公也更有它書欲遂傾困倒廩以跪進於几下而私居之人艱於繕寫少假歲月當遂此心儻得一悉蒙印證則亦足以自信而無憾於方來矣顧所不能無恨者猶以登門之晚而其質疑請益乃有十年之遲伏想明公於此亦不

能不慨然其間也謹因李倅還便奏記叙謝目昏不得謹好尤以皇懼并乞矜察

與曾裘父

求仁之方竊意潛心久矣方恨未獲躬扣昨欽夫寄示送行序文其說似皆的當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與曾裘父

向聞垂意魯論聖門親切指要正在此書想所造日以深矣恨未得聞一二也敬夫得書否比來講論尤精密亦嘗相與講所疑否元履遇合非常未知所以稱塞士友蓋多禁之而熹竊有懼焉想高懷正如此當有以警策之也

與曾裘父

敬夫為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謾納一本其言雖約然大

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寘左右也崇安二公祠記熹所安作輒往求教雖不及改尚警其後也

答黃叔張維之

示及三書感誠立誠通之論誠如尊喻不敢多遜竊意自有此書無人與之思索至此西銘太極諸說亦皆積數十年之功無一字出私意釋氏以曾襟流出為極則以今觀之天地之間自有十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

答耿直之

熹生長窮僻少日所聞於師友者不過脩身窮理守正俟命之說雖行之不力有愧夙心亦未嘗敢舍之而從人也

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
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而獨於執事者見其綜理名
實直道而行卓然非當世之士也顧雖未及一見而職事
之間適相首尾乃有不約而合者於是始復益信前日心
期之不偶然也茲者又承示及所與學官弟子講論之說
不唯有以見賢侯在泮弦歌之盛而潛心大業體用圓融
之妙所以警發昧陋者又為深切三復欣幸不知所言然
頃於此書粗嘗討究亦見前輩之說有如此者因以文義
求之竊疑聖言簡直未遽有此曲折而孔顏之所以為聖
賢必有超然無一毫意必固我之私者以為之本然後有
以應事物之變而無窮以是止據舊說不復致疑今睹來
示雖若不異於前人而其規模之大體用之全則非彼所

到而熹之愚亦未及也更俟從容反復玩味別以求教它
所論著亦有欲就正者私居乏人抄寫後便寄呈也去歲
救荒後時狼狽殊甚不謂其人乃復見恕如此來喻所及
令人恐懼不自安耳

答薛士龍

李宣

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擇之歸自
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
教於前顧以憂患之餘屏跡田里而執事名問方昭德業
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
而已茲者林擴之之來乃知榮膺眷眷出試輔藩宣布之
初譽處休洽深以為慰又蒙不鄙遠貽書翰所以教告甚
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深欲聞者感幸之

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喜愚不敢當者二焉請
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
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
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
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
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
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
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悼
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
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
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
略聞之矣顧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

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
來奉親之日急於其旨之奉猶不敢自彊其所不足以犯
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
忍復爲影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其
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
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熹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
服至意無以爲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僕未斥
絕尚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入德之塗則執事之賜厚
矣它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
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
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
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

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
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
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
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
之大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
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
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遥想郡齋之閒伏紙不勝引領

答薛士龍

熹屏居窮陋幸無他苦而涉春以來親友喪亡吊問奔走
不得少安殊無好況此外無足言者論誨復仰荷不鄙
之意然無可不可之教則非初學所敢自期而待禮而應
者尤非衰陋所敢萌意也區區之懷前言蓋已盡之矣萬

一諸公終不察則不過恭俟嚴譴而已無它說也蒙愛念
之深而其間頗有未相悉者故敢及之然不足爲外人道
也垂諭湖學本末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
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爲的當警發深矣竊意高明
所以成已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
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諭也跽伏之蹤未由承
教於前徒切歎仰儻不棄外特得惠音以鞭策之實爲萬
幸而來教之去倒置已甚讀之愧汗踖躅不知所以自容
萬望矜察自此書來存訪死生之外削去虛文直以道義
啓告誘掖此真區區所望於門下者鄙懷慳慳亦得無所
慚憚而悉布之以求藥石之誨不審尊意能容而聽之否

答林謙之

光朝

茲承祗召還朝不獲爲問以候行李伏奉黃亭所賜教帖
恭審執御在行神相起居萬福感慰之至比日伏想已遂
對揚從容啓沃必有以發明道學之要切中當世之病者
恨未得聞至於不次之除非常之數則不足爲執事道也
熹愚不適時自量甚審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過而
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熹所敢議哉過
蒙導警荷愛之深書尾丁寧尤爲切至屬數日前已申祠
官之請聞命不早雖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又欲有請
於門下而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問而一言之蓋熹聞
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
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
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

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
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
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
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
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
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
而聞者徃徃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
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
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
可懼也熹絲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末如之何竊獨
以爲非如執事之賢素爲後學所觀仰者不能有以正而

抹之故敢以爲請執事誠有意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
驚頓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布聞
因謝先辱餘惟爲道自重以慰後學之望上狀不宣

答江元適 涑

孤陋晚生屏居深僻未嘗得親几杖之遊乃蒙不鄙使賢
子遺之手書致發明道要之文三編加賜親札存問繾綣
反若後進之禮於先進熹愚不肖不知所以得此於門下
者拜受踧踖若無所容退而伏讀以思至于三四雖昏惰
無聞未獲直闕所至之堂奧然竊有以識夫所謂求仁之
端者而知其玩心高明深造自得非世儒之習也幸甚幸
甚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
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

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
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
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居室延交者蓋欲寡
其過而未能也日者謚蒙收召草野之臣其義不敢固辭
造朝之際無以待問輒以所聞於師友者一二陳之豈曾
中誠有是道以進之吾君哉特欲發其大端冀萬一有助
焉耳不謂流傳復誤長者之聽伏讀誨諭慚負不知所言
然厚意不可虛辱敢因所行文編其間有不能無疑者略
抒其愚以請於左右伏惟幸復垂教焉無極齋記發明義
理之本原正名統實於毫釐樂忽之際非見之明玩之熟
詎能及此然其間有曰易姑象其機詩書禮樂姑陳其用
熹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

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豈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髣髴曰強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莊溟滓鴻蒙之說以六經語孟考之凡聖人之言皆懇實而精明平易而淵奧似或不如是也又有曰禮樂政事典謨訓誥皆斯齋之士直耳土直之言亦出於莊周識者固已議之今祖其言以為是說則是道有精粗內外之隔此恐未安又曰老考釋考付諸大鈞範質之初語意隱奧亦所未喻又曰西伯不識不知仲尼毋意毋我茲蓋乾坤毀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熹竊謂詩人之稱文王雖曰毋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之則孔門之稱夫子雖曰毋意毋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必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偏滯理固然也且大傳所謂易不可見

則乾坤息者乃所以明乾坤即易易即乾坤乾坤無時而毀則易無時而息爾恐非如所引終篇之意乃類於老氏復歸於無物之云也若夫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乃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自顯非若今之所云并與乾坤而無之也此恐於道體有害自所謂求仁之端者推之則可見矣士箴本末該備說天人貫通其餘指示仁體極其親切三要書推天理而見諸人事其曰體不立而徒恃勇斷以有為一旦智窮力屈善後之謀索矣可謂切中今日之病又曰體中心之誠實者達於禮樂刑政之間而加之四方萬里之遠可謂善補袞職之闕皆非淺陋所及也然熹竊嘗聞之聖人之學所以異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

文集卷八
三十一

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凡此謬妄之言皆不知其中正欲求教於左右以啓其未悟故率意言之無復忌憚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來警切之誨爾因來不吝垂教實所幸願而非敢望也

答江元適

別紙所喻汪洋博大不可涯涘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雖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至其所以語夫進修節序之緩急先後者則或不同矣蓋熹之所聞以爲天下之

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擢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爲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之言率多違異今姑論其大槩以爲求教之目其他曲折則非得面承不能究也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

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繫然此乃學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略故復陳之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江元適

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為用其求

仁也克去已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為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力又以辨是非別可否為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則熹恐其未得為至當之論也蓋曰道之精體則義不足以名之以義強名則義之為名又無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為義是以既失其名因昧其實於是乎有空言實用之說此正告子義外之蔽也既不知義則夫所

謂仁者亦豈能盡得其全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峯胡先生者名宋字仁仲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為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揚子所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為二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為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

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為近於傀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為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握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為傀儡亦已大矣熹竊以為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此外抵牾尚多然其大槩節目具於是矣以執事教誨不倦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久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少賜覽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虛心以竢如有所疑不

敢不以復也

答詹體仁 儀之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却許多懸空閑說庶幾平穩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楊庭秀

萬里

程弟轉示所惠書教如奉談笑仰見故懷事外不以塵垢糝糠累其胷次之超然者三復歎羨不能已已數日偶苦

脾疾心腹攪悶意緒無聊值此便風不敢不附報自力布此僅能問何如他皆未暇及也時論紛紛未有底止契丈清德雅望朝野屬心切冀眠食之間以時自重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

答李季章

璧

兩書縷縷皆有飄然遠引之意不審果以何日決此計耶喜懇祠得請深荷上恩既還舊官無復可辭之誼孤危之跡雖未可保然姑無媿於吾心可也承問及先人紹興中文字遺藁中劄子第三篇疑即此奏豫章所刊集中有之今以納呈已加籤貼於其上矣筆削之際儻得附見千萬幸甚諸公爭和議時先人與胡德輝范伯達諸公同入文

字皆史院同寮也當時此一宗議論不知有無登載魏元履所集戊午讜議一書甚詳亦嘗見之否耶如館中未行下建寧抄錄上送亦一事也

慶遠計程已到零陵久矣又聞其自處泰然亦不易也但未知便得一向安坐否耳前年與陳君舉商量拈出孝宗入繼大統一事當時議臣如婁寅亮趙張二相岳侯范伯達陳魯公皆未有褒錄恐可更詢訪當時曾有議論之人并與拈出也

答李季章

昨承諭及先君奏疏已蒙筆削得附史氏篇末幸甚痛念先君早歲讀書即為賈陸之學遭時艱難深願有以自見而不幸不試所得陳於當世者止此而已今乃得託史筆

以垂不朽豈不幸甚但恐賢者去國之後或為不肖之孤所累因見刊削未可知耳又聞黃文叔頃年嘗你地理木圖以獻其家必有无樣欲煩為尋訪刻得一枚見寄或恐太大難於寄遠即依謝莊方丈木圖以兩三路為一圖而傍設牝牡使其犬牙相入明刻表識以相離合則不過一大掩可貯矣切幸留念

河西為一

陝西為一

河東河北燕雲為一

京東西為一

淮南為一

兩浙江東西為一

湖南北為一

西川為一

二廣福建為一

大略如此更詳闕狹裁之相合處須令脗合不留縫罅乃佳

答李季章

熹罪戾之蹤竟不免吏議然已晚矣又幸寬恩未即流竄
杜門念咎足以遣日不足為故人道也累年欲脩儀禮一
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述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
餘度亦歲前可了若得前此別無魔障即自此之後便可
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元來典禮淆訛處
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袞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
故人不曾看便為儉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
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
少助也勿廣此說恐召抗焚之禍

荆公奏草不記曾附去否今往一通可見當日規摹亦不
草草也禹迹圖云是用長安舊本翻刻然東南諸水例皆
踈略頃年又見一蜀士說蜀中嘉州以西諸水亦多不合

今其顯然者如蜀江至瀘州東南乃分派南流東折逕二
廣白番禺以入海以理勢度之豈應有此必是兩水南北
分流而摹刻者誤連合之遂使其北入江者反為逆流耳
然柳子厚詩亦言牂牁南下水如湯則二廣之水源計必
距蜀江不遠但不知的自何州而分為南北耳又自瀘以
南諸州今皆不聞必已廢併幸為詢究一一見喻其圖今
往一紙可為勾抹貼說却垂示也

答李季章

熹今歲益衰足弱不能自隨兩脅氣痛攻注下體結聚成
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
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決不能
復支久矣所以未免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略見端

緒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以瞑目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它篇或它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傳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鄉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未之講而檢核之徒又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嘆也喻及仁里士人有志於學而能不事科舉者近亦似曾聞說但不知其姓名此殊不易得幸因風略報及也舊來諸

經說三四年來幸免煨燼今亦恐未可保然間因講說時有更定欲寄一本去恐可與西州同志者共之而未暇也留衛公得詩說日閱數版手加點抹書來頗極稱賞仍盡能提其綱亦甚不易老年精力乃能及此又不厭章句訓詁之煩也要是天姿深靜純實故能若此亦恨其聞此之晚不得早效區區之愚耳德脩文叔家居亦何所務各有一書煩爲致之子直亦然也今年閩中鄭黃節皆物故氣象極覺蕭索楊子直得祠又遭駁項平父聞亦杜門不敢見人其它吾人往往藏頭縮頸不敢吐氣甚可笑也熹明年七十已草告老之章只從本貫依庶官例陳乞亦不欲作廟堂書劄而或者尚恐觸犯禍機顧念禮律自有明文而罪戾之餘尚忝階官亦無不許致仕之法並已決意爲

之不復顧慮政使不免亦所甘心蓋比之一時輩流已獨
為優幸矣尚欲低回貪戀微祿以負平生之懷復何為哉
前此附書似是因李普州便書中欲煩借黃文叔家地
里木圖為製一枚不知達否此近已自用膠泥起草似
亦可觀若更得黃圖參照尤佳但恐此書或已浮沉不
曾製得即亦不必為矣禮殿圖舊亦有之但今所寄摹
畫精好想正得古本筆意也三五之目不可考古事類
此者多矣今日豈能必其是非也邪但既有是名號則
必有是人易大傳但舉其制作之盛者而言耳如漢人
但言高祖孝文豈可便謂其間無惠帝耶洮研發墨鋒
鏘可畏此所難得足為佳玩矣

答李李章

熹伏承不鄙貺以先正文簡公詩編行實并及三夫人二
壙刻文懇領伏讀足慰平生高山仰止之心而反復再三
又見其立德立言明白磊落所以開發蒙吝有不一而足
者幸甚幸甚至於不察熹之愚陋而將使之纂次其事刻
之幽宮以視來世則熹之不德不文人知其不足以勝此
寄矣顧念平生未嘗得拜文簡公之函丈而讀其書仰其
人則為日蓋已久又嘗聽於下風而知公之所以相知亦
有不待識其面目而得其心者是以願自附焉而不敢辭
也唯是今者方以罪戾書名偽籍平居杜門屏氣齟舌不
敢輒出一語以干時禁而凜凜度日猶懼不免乃於此時
忽爾破戒政使不自愛惜亦豈不為公家之累是以彷徨
顧慮欲作復止而卒未有以副來命之勤也伏惟執事姑

少察此而深計之竊意高文大筆取之今世不爲無人固不必眷眷於一無狀罪廢之人而使盛德百世之傳不得以時定也

熹區區鄙意前幅具之詳矣始者亦嘗深念欲便草定而託以前日所爲既而思之又似不誠而不可爲也又念劉孫所定本出賢昆仲之手者自足傳信後世但循例必欲更經一手刪節則雖在今日陰竊爲之亦自不害只是目下未可使人知有此作將來草定亦不可使人見有此書此則難遮護耳來使本欲留以少俟渠亦以丁寧之切不來相逼但覺此終是未敢落筆不如且遣之還俟一面更將所示者子細緝閱隨記所當增損處密託人送令第處又恐經由都下不便不若且少忍之若未即死固當有以

奉報或使溘先朝露亦當以付兒輩今轉奉聞也平生多做了閑文字不能無愧詞今此好題目可惜不做但又適當此時令人鬱鬱耳續通典見詩中及之恐有印本求一部長編改定本只寫改處不知有多少冊得爲致之爲幸或云建炎紹興事亦已成書不知然否尤所欲得但恐字多難寫耳頃見靖康間事揚龜山多有章疏不曾編入不知後來曾補否蓋汪丈所刻本不曾載福州成都二本皆然其奏議後來南劍一本却有之恐亦不可不補也

答范文叔

大學之序固以致知爲先而程子發明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尤見用力本領親切處今讀來喻知於主一蓋嘗用功則致知之學宜無難矣而尚欲更求其說何耶熹舊讀

大學之書嘗爲之說每以淺陋有所未安近加訂正似稍明白親知有取以鋟木者今內一通幸試考之或有未當却望誨諭然切告勿以示人益重不韙之罪也

答范文叔

讀書不覺有疑此無足恠蓋往年經無定說諸先生所發或不同故讀書不能亡疑比年以來衆說盡出講者亦多自是無所致疑但要及復玩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處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不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子約之去私計良便象先相從所論云何去歲相見不款未得盡所欲言至今爲恨耳講義及復詳明深得勸誦之體特寄此章豈亦有感於時論耶大學近閱舊

編復改數處今往一通試以舊本參之當見鄙意也

答范文叔

春風堂記久已奉諾安敢忘之但近覺孤危之迹爲當世所憤疾日以益甚遂絕口不敢爲人出一語非獨畏禍亦義理之當然也兼亦覺得此等空言無益於實僅同戲劇區區裝點是亦徒爲玩物喪志而已若論爲己切實功夫豈此等所能助而爲仁由己亦何待他人之助耶况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遠仁之影子今於影外旁觀而玩其形似孰若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詣之之爲實耶竊謂爲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幸深味乎此而實加功焉則爲有以慰區

區之望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

答陳君舉

熹自頃寓書之後南來擾擾未能嗣音至於懷仰德義則無日而不勤也乃蒙不忘專人枉教此意厚矣何感如之垂諭詩說向見二君能道梗槩大指略同意其必有成編故以爲請今承語及乃知爾雅蟲魚決非磊落人之所宜注也唐突負愧如何可言誨示之勤尤荷不鄙然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紫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旣已過高

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胃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于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陳君舉

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鐫切近曹器之來訪乃得爲道曲折計其復趨函丈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垂采擇其未然

者痛拊擊之庶有以得其真是之歸上不失列聖傳授之
統下使天下之爲道術者得定于一非細事也惟執事圖
之

與陳君舉

先人自少豪爽出語驚人踰冠中第更折節讀書慕爲賈
誼陸贄之學久之又從龜山楊氏門人問道授業踐修愈
篤紹興初以館職即曹興脩神宗正史哲徽兩朝實錄而
於哲錄用力爲多其辨明誣謗刑正乖謬之功具見褒詔
後以上疏詆講和之失忤秦相去國補郡不起奉祠以終

與陳君舉

先人贈告必已蒙落筆母妻二告如亦合命詞則前日失
於具稟今再有懇先妣德性純厚事姑極孝敬祖母性嚴

先妣能順適之治家寬而有法歲時奉祀必躬必親撫膺
御有恩意無纖毫嫌忌之意亡婦先世自國初時以儒學
登高科其父諱勉之字致中紹興中嘗以布衣召至都堂
與秦丞相議不合而去東萊呂舍人所謂老大多才十年
堅坐者也凡此曲折得頗見於詞命足爲泉壤之榮幸辱
矜念脫或已行亦乞判定幸甚幸甚

與劉德修

光祖

方念久不聞動靜忽閱邸報有房陵之行爲之悵然寢食
俱廢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就道自簡至房道里
幾何取道何州閱幾日而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
處飲食能便安否官吏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
至於此然亦久知會有此事但不謂在目前耳偶有鄂便

託劉公度轉致此問如有的便亦望得一書之報使知動
息少慰遠懷千萬之幸馮李亦復不容李章得郡而名見
乃第疏中恐亦非父安者李良仲鴻飛冥冥使人深羨第
恨不得扣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見物色想亦深自
悔也熹足弱氣痞已半年矣策杖人扶僅能略移跬步而
腹脇脹滿不能俯窠觀書作字一切皆廢獨於長者未敢
依例口占耳數日又加右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無
復久存之理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深為世道自愛耳熹隨
例納祿幸已得請中間蓋亦小有紛紛後雖粗定然猶不
免為之累亦可歎也

一本為下空一字

答黃文叔度

八月二十二日具位朱熹頓首復書于知府顯謨正言執

事熹踰伏窮山聞執事之名舊矣未獲既見每竊恨焉去
歲趨召北歸道聞新天子以執事為賢擢居言路方與善
類同深喜幸以為上新即位首擇一人以為諫官即得執
事之賢以充其選是必將用其言以新庶政無疑矣以執
事之賢如此又遭難得之時如此其必將有以開寤上心
謹始建極以慰中外之望又無疑矣而未一二日已聞出
守之命則又為之惘然昏惑莫曉所謂比至中都亟問其
故則凡有識無不抵腕而劉德脩獨取執事所上免章膽
本相視熹於是時亦復慨然浩歎蓋不唯為執事惜此事
會亦為朝廷惜此舉措且自恨其失一見之便而又決知
吾道之將不行矣曾未兩月果已罷遣道間聞當來婺又
以行役有程不能宿留以俟車騎之來還家又苦疾病重

以春夏之交氣候大變邪毒薰心危證悉見自謂必死矣固不能先自通於左右乃於呻吟之中忽奉手教之辱三復醒然過望幸甚然而執禮過謙稱道浮實比擬非倫則非淺陋之所敢當也豈其戲耶則執事莊士也非以言爲戲者也以爲誠耶則懼其有傷執事者閣理之明知人之哲也至論古昔聖賢所處之難易則執事之意可知矣如熹之愚蓋嘗不自揆度而妄竊有志於此然學未聞道言語無力精神不專不足以動人悟物蓋昔人所謂說將尚不下者而又何足以議此耶雖然今亦老矣衰病益侵且暮且死此心雖不敢忘亦無復有望於將來矣顧今運祚方隆聖德日新有求之圖必將與明者慮之則夫所謂致一以格天者乃執事事也執事其亦察乎舜之所謂人心

道心者爲如何擇之必精而不使其有人心之雜守之必固而無失乎道心之純則始終惟一而伊尹之所以格天者在我矣於以正君定國而大庇斯人於無窮豈不偉哉鄙見如此不識執事以爲如何如有未當願反復之以卒承教之願千萬幸也前此承書未及即聞去郡來使遂不復來取報章今想已還會稽不審爲況復何如時論日新尚復何說因趙主簿歸天台寓此爲謝不能盡所欲言又苦目痛不能多作字不得親書深以愧恨相望千里邈無晤見之期惟冀以時自重使斯世猶有賴焉則幸甚不宣

答徐元敏

昨者拜書方愧草率人還賜教勤至區區悚及已不自勝別紙垂誨警發尤深但詞意之間謙卑已甚非晚學小子

所敢當伏讀再三益增恐懼然竊伏觀尊誨之微指大率以曲禮首章為脩己治人之大要喜其易行而病於難久此非擇善之精及躬之切何以及此顧念平昔所聞於師友者其大端誠不外是然行之不力一暴十寒其樂舒肆喜談謔之病殆有甚於高明之所患者而何能有以少補於萬分抑又聞之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所聞如此然躬所未逮不自知其當否敢因垂問之及而以質焉儻蒙矜憐還賜誨飭使不迷於入德之方則熹千萬幸甚

答林正夫澗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寅緣再見然苦忽忽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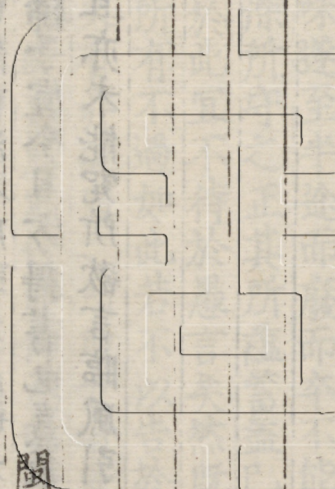
欵奉誨語至今以為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繇奉記以候起居每深馳跂今茲楊通老來忽奉手誨之辱假借期許既非愚昧之所敢當而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懼踧踖而無所避也雖然高明之所以見屬之意豈若世之指天誓日而相要於聲利之場者哉况在今日而言之尤足以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陋而願自附於下風焉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

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為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執事者之采擇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可否之決更俟來教熹所虛佇而仰承也通老在此相聚甚樂比猶頗進知有切磋之益惜其相去之遠忽起歸興而不可留也從之聞以牙痛為庸醫所設投以涼劑一夕之間遂至長往深可痛惜然此亦豈醫之所能為哉德脩崎嶇

遠謫令人動心然聞其平居對客誦言固每以此自必乃今為得所願然所關繫則不淺矣有馮其記文以來者已屬通老呈白想亦深為廢卷太息也元善寓雪川殊不自安旦晚必歸子宣今日方得書也熹氣痞不能久伏几案作字草草且亦未能究所欲言臨風引領悵想亡量惟高明察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朱文公集第三十八卷後

考異

吞表機仲

八卦相錯其數殊塗 其一本作二

以上五條只少箇拄杖 簡下一本有拄字

伏承別紙誨諭况說卦之本文 云云 未嘗有一陰一

陽始生之說也 作本况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

其潔齊而位之東南於乾則但取其戰而位之西

北巽以三爻言之雖為一陰之生而其所以位之

東南者初非有取乎其義至於乾則又三陽之全

體而初無一陽已生之義可得而取也 接凡此崎

嶠云云

來論謂坤之上六陽與復遇之說體一本易說垂示
以前論參之又一本作伍

吞周益公范碑既起而樂為之用一本無既字

前日之所為前一本當當行之路當一本作常

吞林謙之簡易明白簡一本作坦

吞江元適孤陋晚生正名統實一本無統字

真嘗謂天命之性由徑而捷出由一本作曲

宋文公集卷三十八卷對

閩縣儒學訓導何器校

